

# 悼念梁辰

毛旭松

从此,行走烟台群网名“井底蛙”的QQ号永远不会再亮起。

一如往常,8月20日下午,群友扯七谈八聊大天。忽然,刘岩姐发了句“梁辰去世了?”心头一紧,不祥的预感瞬间笼罩了我,因为好久没有见到梁辰上线跟大家分享笑话和他的诗歌了。柳华东、姜海波、李顺高三位老哥很快搭话,同样是震惊。片刻,姜海波打听到梁辰去世的消息属实,大家希望冀望一场的愿望落空了。我查了查聊天记录,他最后一次发言停在了7月15日。

我和梁辰素昧平生,连面都没见过,倘若不是他曾发照片给我,甚至都不知道他的模样,可他却是我最为敬佩的作者。私聊不多,也都是谈工作的事。梁辰是位高产的作者,给了我很多的文章,至今尚有多篇文章未得及发表。你从他的文字中能读到睿智、风

“行走烟台”的读者对梁辰这个名字会很熟悉,我们常从他的文章中读到乐观和自信。可很少有人知道他瘫痪在床三十多年,每篇文章、每个文字都是他费力敲打出的泣血之作。8月20日凌晨,梁辰永远离开了我们,谨以此版献上我们的哀思,愿天堂里没有苦难。

趣、安详、自信,却从来读不出悲伤和痛苦。如果不讲实情,你很难想象,这样的文字竟然是从一位卧床三十多年的残疾人手中流淌出来的。当我们户外踏青、当我们推杯换盏、当我们花前月下,梁辰只有跟他的电脑为伴,靠着他的一根手指头在键盘上敲打出了那些饱含乡土气息的诗行。3月份他曾对我说,他要出一本诗集,给我看了下样本,淡雅的绿色封面上印着《且听蛙鸣》。他说等出版后让我替他张罗张罗,到时候送给大家一些,亦不知梁辰的诗集如今是否已经如愿出版。

梁辰是热心肠,常常在群里插科打诨逗大家欢乐,好跟同乡李顺高等聊有趣的家乡故事。海阳樱桃熟了时,还热情地招呼大家去找他玩耍。后来摄影高手王超发了张女人欢笑的照片,梁辰见了很是欢喜,即刻就给照片配了首小诗。后来,王超邀请他来烟台市区玩,我给王超发了篇介绍

梁辰的文章,超哥很是惊讶,也由衷佩服他坚韧不拔、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

病榻上的梁辰遭遇了太多的苦难,也许离开也算是种解脱。

梁辰老哥,一路走好,愿您在天堂用如椽大笔继续书写雄伟的华章!

我找到梁辰常在的文学论坛华林红枫,找来几首他最近一两个月创作的诗。对我这个对诗歌完全外行的人来说,我读出了莫言作品中的味道——乡土。

大地之灯(梁辰)

播种高粱的兄弟  
不负墙情,殷红的种籽  
从指缝间,一滴滴渗出  
连接土地的脉搏  
在梨铧踏过的一霎  
开始跳动  
期待八月,火把节  
北方的黑土地上  
有一个偷盗火种的人

高举着自己熊熊燃烧的心

千顷青纱帐  
变成黄昏的天空下  
血色无边的一片  
火烧云

我闻到了玉米秸的味道  
(梁辰)

这是被梦里的蝈蝈反复念叨  
几十年的味道  
夏末秋初 飞舞的镰刀  
与黄灿灿的收获的对话

一节一节的甜蜜  
让贪婪的牙齿 不停地放大  
那时候的我们  
是一群小兽 跟别的啮齿动物一样  
很强大

可如今的小孩都成了  
关在笼里的的蝈蝈 他们离  
玉米  
越来越远 退化的牙齿  
已经啃不动 田野上的秸秆



梁辰生前照片

## 永远的蛙哥

阿兮

恍惚记得二十多天前,我们还在QQ里聊着文字。你说:“阿惠,我最近在赶写一篇小说,我写得慢,编辑催呢,最近不能去文苑支持你了。”我说:“蛙哥,忙你的吧,注意身体。”没想到,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对话。

突然就想起我们的初相识了。我还记得,正是海虹最肥时。你在群里发着肥美的海虹图片,对海虹的习性如数家珍。你还特别强调,你此刻正吃着母亲为你晒制的海虹肉,半干的,嚼起来特别香。我说:“干脆你写个关于海虹的文章。”你大笑:“还真是,我就这样写。”

本来以为,这章节随着群聊翻篇也就过去了。没想到晚些时候,你居然发了你写的海虹新作给我看。只看了一眼,我文字编辑的职业病即刻爆发,我截图了四五处别字和标点符号错误给你。末了,不忘语重心长加一句:“文字一定要严谨,在投稿前认真审核,检查修改……”你诺诺称是,说马上就改。

你喊着“阿惠”。我有些不悦地纠正:“你可以喊我阿兮,或者兮姐。”你说:“你才多大啊,敢让我喊姐?叫我蛙哥!”我很耐心地回:“我是60后,我女儿都要大学毕业了。”你笑:“我是50后。”我说:“别开玩笑!”蛙哥,你风趣幽默活泼,妙语连珠,又边聊天边吃着母亲晒的海虹肉,你让我怎么相信你是50后的老大哥?

你的文章很快发在齐鲁晚报五味版,你说:“谢谢阿惠,如果不是你,就没有这篇文章。”我轻笑,心说这人真是礼貌,你写的文章,怎么谢我?却因此,拉开了我们之间的友情。你每有新作,都会先发给我看,让我点评挑错。有一次,是一篇比较长的散文,我边看,忍不住顺手帮你校正着字词和标点,再回发给你。你有些激动,连说太感谢了!我惊诧,这点小事,不必题大做吧?

你先是沉默,然后期期艾艾对我说:“阿惠,你不知道我的病……我打字,只能用右手的一个手指……修改这一篇,要花好多时间……”我错愕,点开你发给我的一个关于你的报道链接——《梁辰:井底一笑向天歌》。

无异于晴天霹雳,蛙哥,你把我的思绪炸得粉碎了。一直给我阳光大男孩感觉的你,会是个瘫痪在床三十多年的残障人?我无法接受这事实。“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多可怕的病!从19岁至今,一间农家土炕上,动动胳膊和手指都困难的你,每日对着狭小的窗子,对着一台小电视和破旧的电脑,用文字生火,点亮生命。

我悟了“井底蛙”的含义。也是从这一天,我冲口喊出第一声“蛙哥”,我为我曾经对你的那些挑剔指责而羞愧。当我十指在键盘舞蹈,吹毛求疵的时候,不知屏幕对面的你,正用你的左手艰难抬起右手,颤抖着,用一个手指努力敲下字。你是如此多产的作家啊,以至于我一起你打字的情景,心就钝地痛。

你的坚强,你的乐观,你对生命的热爱如此强烈。你笑言是坐在地狱门口唱歌的人,你说能感觉到逼近的命运脚步,你早就把每一天当作最后一天过着,随时准备一睡不醒。但我还是无法把写着温暖阳光文字,幽默豁达的你,同死亡联系在一起。在我心里,你与你的文字一样,是冬日暖阳,有一种生命的霞光万丈,照亮也温暖着许多人,这光芒,又怎会轻易熄灭?

蛙哥不死,必在他煦暖的文字中永生。

## 生命的契约

梁辰(遗作)

我的世界是阴阳颠倒的世界。

一大清早,当别人要起床的时候,我却要躺下。

像往常一样,父亲帮我铺盖躺下。因为我躺下以后不能自己翻身,左侧髋部由于长时间压迫,几年前曾经造成局部股骨头坏死。后来治好了,晚上我再也不能躺下睡觉了,所以我像老和尚打坐一样,只能坐着睡了。父亲每天早起,将我放倒躺一个小时,也算是稍稍放松一下,再过来把我扶起来,伺候我洗漱,吃早饭。

周而复始,这样的日子已近十年了。

十年来,眼见着他的须发一天天变白,脚步一年年的蹒跚,内心里的酸楚常常像蛇一样缠绕着,纠结着,甚至暗暗自责,都是因为自己恶疾缠身才导致父母的心苦和辛苦,让他们不能像别人家的老人一样有一个幸福的晚年。

但是父子之间有一种很微妙的关系。从小到大,有什么话总是习惯跟母亲说,跟父亲却少有语言上的交流。即使他在帮我起卧和洗漱的时候,父子俩也都是无言。跟别人交流也算是能说会道的,可是偏偏羞于跟父亲说长道短,可能也是因为作为家中长子,从小父母要求严厉,所以骨子里多多少少对父亲有些敬畏吧。

说严厉,不是说父亲对我不疼爱。父亲的爱往往不是通过说来表达,而是默默地为我做。天刚见亮,他就早起给火炕烧火,一直到第二年夏天,天天如此。晚上就更不用说了,火炕永远是暖暖的。家里尽管不富裕,可是当我很羡慕人家有电脑上网时,七年前,他就拿出家里仅有的积蓄为我安装了电脑。就像二十多年前,他为我买了当时村里第一台黑白电视机一样,让我一下子拉近了跟外部世界的距离。让我有幸认识结交天下朋友,让我的诗歌成为网络世界一抹亮丽的风景!

两年前,母亲突然中风加心脏病猝然离世。除了弟弟和妹妹偶尔回来帮我洗衣服讲卫生之外,所有伺

候我的重担都落在老爸身上了。母亲的过世,对他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一夜间他苍老了许多,一个人待在自己的房间里也不出去。偶尔拉会儿二胡,那凄凉的曲子让人心碎。他说,你妈妈活着,我们叮叮当当一辈子,没有安生,可是她走了,我脑子里都是她的好处啊!

有一天,老爸按惯例过来放倒我躺下休息一会儿,就在他把一床毛毯搭在我脚下的时候,忽然他的身体一个趔趄,他连忙扶住炕沿,吓了我一跳。忙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有点晕。我赶忙问,是不是恶心呢?这一说不要紧,老爸一下干呕转身往外走,可没有吐出来。

我一下子想起去年突然中风的母亲,当时也是这个样子,那可怕的一幕终究夺走了我的老娘。现在老爸这个样子,我感觉自己要窒息了。连忙摸着手机,把隔壁正在睡着的三弟叫醒。

戴着厚厚防护帽的三弟穿着衬衣跑过来,他上个月在北京手术过的头盖骨还没有痊愈。他看老爸神志还很清楚,面部和肢体也没有中风的症状,就安慰大家说,不要紧,我们这就去医院。他让弟弟收拾住院的东西,很快叫了车,去五十里以外的人民医院了。

直到中午的时候三弟才打电话说,老爸是由于颈上部椎间管狭窄引起的大脑缺氧造成的眩晕恶心,头部扫描没有什么问题,只是要住院打点滴,我这才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下午,弟弟也去医院跟弟弟一起照顾爸爸了。其实,我知道她是不放心我三弟,毕竟他刚刚出院几天,身体也没有完全复原。这几天在家她是没有三弟出门的。

三弟的病情被检查出来纯属偶然。深秋的时候,他就感觉有些腰腿疼;有一天帮亲戚家卖苹果,忽然疼得不敢动了,打电话找朋友接到市立医院做检查,想到自己常常头疼,三弟也顺便对头部做了核磁共振检查,没想到那么多人做检查,医生最后把他留下了。原来影像上他的左侧太阳穴下面有一处明显的阴影。医生说可能是一个囊肿。三弟的左耳朵已

经在几年前就失聪了,原来就是这个囊肿作祟啊!

尽管他回家说这件事尽量淡化问题的严重性,可是一听说大脑里有肿瘤,家里的气氛还是一下子沉下来了。那一个晚上,家里人几乎都度过一个不眠之夜。第二天早上,老爸过来照顾我躺下。我说:“爸,不要紧张,医生说是良性的,现在这不算什么。”老爸叹了口气,说了一句话让我的心都抽紧了,他说:“我这个命啊!”

是的,老爸这一生很不幸。他六岁的时候,我的奶奶就病死了,当时祖父闯关东不在家,他跟着我年迈的曾祖父和大他三岁的姐姐长大。恰逢兵荒马乱的年代,吃的苦就不说说了,好不容易长大了成了家,还生了四个活蹦乱跳的儿子,可是等我们慢慢长大了又先后发现两个身患恶疾致残,并在九年前我的小弟离开了。更为不幸的是去年,我的母亲也撒手人寰,少年丧母,老年丧子丧妻,而且需要别人照顾的年纪,还要起早贪黑地照顾我,老爸这一生,谁敢说不苦呢?

现在,虽说是病情基本稳定了,可是他的身体大不如以前。由于眩晕,走路的方向性变差,脚跟发软,可是他不能休息,他还要照顾我啊!弟弟们也常常回来帮他,可是毕竟大都有自己的工作,都要养家糊口,太多的事情还要老爸自己承担,我一个年过半百的汉子,要一个耄耋老人天天伺候着,我有时真是于心不忍,我说爸啊,我这么个人给你老添了多少的累,真是造孽啊!老爸却说,别这样说!你妈妈不在了,有你坐在炕上跟我做个伴儿,说个话儿,家里也算是有个人气儿,要是没有你,我还活个什么劲儿呢?

话到了这个份上,我还有什么说的呢?日子还要过下去,两个越来越不中用的老男人还要继续挨下去。既然老天把我们爷俩的生命连到一起,也许是一种前生的约定吧,我就没有权利自己放任挥霍和沉沦,尽管活着比死难上一百倍,也不能放弃这一纸生命的契约。我心里对老爸说,老爸,你要好好的,咱们都好好地活……

## 梁哥印象

柳华东

生活是不公平的,可是不公平的生活并不能击倒一个真正的男人,梁哥居然开始以诗歌来表达自己对生活的希望与热爱。

我们时常总是对生活牢骚满腹,总感觉生活对自己不公。其实,看看梁哥就会明白,只要你还能奋斗,老天爷就是公平的。而一旦你缺少了奋斗的勇气,纵使再好的条件,也是过眼烟云。

人生何惧坎坷与挫折?人间正道是沧桑,难道不是吗?

今年6月,好长时间没有联系的梁哥竟在QQ留言:华东,我近来找到一差事,在一家论坛当管理员,他们一个月给我500大洋!嘿嘿,但我必须要拉够一定的人头,哥哥就只好求你帮忙,有空的话把你作品发上来,帮哥哥一个忙可以吗?不怕你笑话,哥哥现在就认识钱了……

看到这个留言,我心头一热:梁哥之所以要做这个管理员,一定是想为这个贫寒的家庭挣点钱,也算对被自己拖累的家庭的一点贡献。我赶紧回复,并发上自己新写的一篇散文。我想帮助他做好这个工作责无旁贷啊!

再后来,几乎就没了梁哥消息,博客也没有更新,QQ上也见不到他的影子。我就想,好家伙,一定忙着做他的管理员了!这样的工作我是明白的,非常辛苦,而且赚不到多少钱。正因为如此,我也不好打扰他,就一直没敢提醒他博客该更新了。

生命对于他而言,实在太苛刻了:活着竟是如此的艰难与痛苦。可他坚强地活着,留给我们的是阳光。这也正是大家怀念他、对他的离去痛心疾首的原因!

春天时,他计划出一本诗集,并说:出版了,就给老弟一本作纪念啊!

痛哉,梁哥!

愿您一路走好,愿您在天堂再无痛苦!